迎着阳光微笑

■邹文川

家 人

那天，我家里里外外挤满了前来道贺的亲朋、邻里。招呼亲友之余，我悄悄看了眼母亲。她的紧张似乎压过了喜悦，站在院子的围墙下，一会儿捋捋头发，一会儿扯扯衣角，一会儿又弯腰擦擦鞋上的灰尘。在这之前，当来送喜报的锣鼓队还在河对岸时，她就将自己为数不多的几件外套试了个遍。最终，她选了我入伍后用津贴买给她的淡紫色羽绒服。

锣鼓声越来越近。不一会儿，家门口鼓声震天。我上前欢迎送喜报的同志，紧接着便被热情的乡亲们簇拥包围，与大家站在一块硕大的“二等功臣之家”牌匾后合影留念。合影间隙，我向人群外张望，却没有找到母亲。

母亲一米五出头，身材瘦削，常年戴着袖套和围裙，是个极为普通的南方农村妇女，站在人群里，非常不起眼。

我儿时就读的学校离乡里的集市很近，有时放学正好碰上赶集，窄窄的小路上人头攒动。有时候，我好不容易挤进去一点，书包却夹在身后的人群里，怎么也扯不出来。我每次在人群里寻找前来赶集的母亲，都像今天这般难以找到。不知怎的，我心里有些难受。

多年来，这大概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成为让人夸赞的“别人家的孩子”吧。上高中时，因调皮，我没少让老师“请家长”。有一次，正值农忙时节，母亲气喘吁吁地赶来了。母亲不善言辞，每当班主任老师讲到严厉之处时，她便低下头。从办公室出来，母亲什么也没有说，又低着头赶回农田里。

那天，她站在地里，望着裂开口子的土地和病恹恹的苞谷苗，又想到已近成年却不争气的我，低头用力挥着手中的锄头。她一锄接一锄，好像每一锄都在刨去仅有的希望与期盼。

姜 晨绘

到了暑假，我也会跟着母亲下地干活。一个个窄窄的田埂上，母亲在前面飞快地走，我在后面跟着，只觉得母亲的头怎么埋得那么深，比身后的背篓还低。有时候，我跟不上母亲的步伐，远远望去，她那本就单薄的身体显得越发佝偻。

在一个蝉鸣聒噪的炎热夏夜，我躺在掉了漆的长板凳上，通过回忆拼凑了母亲的前半生：小学辍学后便开始挣钱养家，吃了许多苦；结婚后，她要照顾一家人，肩上的担子更沉了；后来，疾病又像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，经常折磨着她的身体……

如此看来，母亲的前半生真的没有享过什么福，总是被一背篓的琐碎压着，也总被失望摁着头颅。那个夜晚，当最后一阵带着热浪的风，从我半长的“街溜子”头发上吹过时，我的内心涌上一阵愧疚。那个夏夜，我做了一个梦。

在燥热还没有完全褪去的秋天，我在母亲的含泪注视下参军入伍。火车一路向西，当熟悉的风景慢慢消失时，我对未来要做的事更加笃定。

军旅四载，在许多默默努力的昼夜交替中悄然度过。从“四有”优秀士兵到三等功、二等功，从团表彰到师表彰再到军区表彰，4年的努力其实用这些荣誉便可以概括。但是，一路走来，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不易与艰辛。有好些个因为压力大而失眠的夜晚，全靠一股不服输的韧劲才支撑下来。

思绪回到现在。我记起了那个离家时的梦，在我心里流转了4年的梦。其实梦里发生的事情很小，小到只要我说出来，母亲便可以满足我——我想让母亲在人群中，将头抬起来。

这便是那个梦。我想让母亲真真切切地高兴，毕竟苦日子过久了，再吃什么好东西抑或过什么好日子，或许多少都会带些苦味。

好在事实证明，母亲这天是高兴的。合影到最后，我看到了挤在人群里的母亲。面对那么多镜头，她笑了，骄傲地昂着头，在阳光下定格了满脸欣慰。

家庭秀

走进这里
仿佛走进了你的内心
我看到了
你的英勇无畏
我听到了
你的铿锵誓言

长长的边防线
有你坚实的步履
我多想变成一朵格桑花
盛开在巡逻路上
在你负重经过时
迎风为你歌唱

孙 梁配文

定格 近日，西藏军区某边防连中士刘桂兵的妻子不远千里来到部队。图为刘桂兵带妻子参观连队荣誉室。

洛桑朗杰摄

送儿参军

■陈 湖

那年那时

多年前的一个下午，儿子从区武装部领回了军装。次日，他便要参军离开家乡。当晚，我家里来了许多亲朋好友，一时间，屋子里显得有些狭小。于是，老人坐在炕上，中年人坐在凳子上，青年人站在屋外的房檐下。不一会儿，妻子和几名来家里帮厨的妇女，把热腾腾的饭菜端上了桌。大伙围桌而坐，一边吃饭，一边叮嘱鼓励我儿子，屋里充满欢声笑语，气氛温馨喜庆。吃过饭，一名当过兵的小伙子还帮我儿子捆好了绿色的军棉被。那天，送走亲朋，我的心中满是感激。虽是寒冷的冬夜，但我的心里荡起温暖的涟漪。

翌日清晨，天蒙蒙亮，儿子从头到脚一身崭新的军装早已穿好。这时，村里为儿子送行的锣鼓响起。门前的路上，停着一辆面包车和一台拖拉机。拖拉机两侧贴着“一人参军，全家光荣”8个大字。乡亲们不畏严寒，再次前来和我儿子话别。几位年过半百的大叔大婶，拉着我儿子的手，久久不愿松开。年迈的老岳父，手拄拐杖，颤颤巍巍来到车旁，嘱托外孙在部队要好好干……

随着送行的鞭炮声响起，村干部催促我们上车。这时，从人群中挤出一位穿着臃肿的棉袄、头上包着头巾的中年妇女，朝我们招手。这位妇女是我们村的一位身患重病的乡亲，赶来为儿子送行。她哆嗦着右手，从衣兜里掏出煮熟的两个鸡蛋和一张皱巴巴的5元钱，硬往儿子身上装。为了给她看病，她家把唯一值钱的一头大黄牛都卖了，乡亲们平时也为她家出了不少力。眼前的情景，让人泪目。

我们乘坐的面包车跟在载有锣鼓队的拖拉机后，缓缓驶出了村子。20多分钟后，我们来到了乡政府。乡政府院子里前来送新兵的亲属很多，震耳的锣鼓声此起彼伏。大约半个多小时后，鼓声停歇，欢送大会开始。会上，征兵干部、乡政府工作人员分别讲话，新兵代表及家属代表分别发言。欢送会结束后，工作人员挑选了三个村的锣鼓队排列在前，入伍新兵坐上一辆大卡车，送行的亲属坐上另一辆卡车。车辆缓缓驶出乡政府院子，向着区人民政府驶去。

区政府院子里，贴着“热烈欢送新兵入伍”的大幅标语。约莫半个小时后，新兵到齐，在院子里整齐列队。他们胸前戴着“光荣入伍”的大红花，放眼望去，精气神十足。区政府工作人员简短讲话后，区武装部和接兵部队举行了交接仪式。之后，接兵部队的干部带着新兵去往市军转站。

中午，我和妻子在军转站附近的饭店匆匆吃了饭，就来到门口。那里，早已站满了新兵亲属。他们和我们一样，准备下午给新兵送行。下午3时，军转站院子里的中巴车发动了，送行的目光齐刷刷看过来。第一辆车缓缓开出来了，送行的亲人们竭力仰着头，寻找车内熟悉的面孔。我和妻子未能看到儿子，便把希望寄托在下一辆车上。紧接着，第二辆中巴车也缓缓驶出大门。幸好儿子坐在窗边，向我们招手，我俩也激动地向他招手。那天，车开出很远了，送行的队伍还迟迟不愿离去。

那年，儿子刚好18岁。往后的日子里，我和妻子每晚看天气预报时，总不忘关注儿子驻地的阴晴雨雪。寒来暑往，许多年过去了，送儿参军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。

两情相悦

『我还来看你』

■谢志鹏 杜景洋

几年前，由于改革调整，原本可以留在原单位的张阳洪，主动申请从市区分流到边防一线。“我觉得既然在边疆当兵，就应该去守一守边防。”当张阳洪把这个决定告诉未婚妻张涓时，张涓有些不理解。她去过张阳洪所在部队，也感受过营区周边的热闹。“你在市区，我来看你还能一块儿出去逛逛。如果你去了边防，我就不去看你了。”张涓撂下一句气话。

结婚两年来，张阳洪曾邀请张涓来部队，但张涓都没有答应，张阳洪便不再提起。

直到有一次微信聊天，张涓提出视频通话，却被张阳洪拒绝了。再三坚持下，视频接通，张涓才发现张阳洪面色不好。原来，他外出巡逻执勤时感染了风寒。看着张阳洪虚弱的样子，张涓心疼不已，忍不住责怪：“非要去山里，气温升高了，怎么还能感冒？”

不久，张涓向单位请假，舟车劳顿，跨越三千多公里，来到张阳洪所在驻地。

去往边防哨所的路，海拔越来越高，气温越来越低。随着“身居风口、乐守边关”几个大字越来越近，山口的风也越来越大。第一次经历如此环境的张涓，心里忍不住感到酸涩。

那天，在营门外等待多时的张阳洪，看到张涓乘坐的车逐渐靠近，难掩内心激动，立刻跑了过去。见到张涓后，他急忙为她戴上提前准备好的棉帽。感受着来自爱人的温暖，张涓一路的疲惫感瞬间消散。

“身体好点了没？”张涓上下打量着张阳洪。

“看到你就好了一半了！”听罢，张涓忍不住笑了。

初春的西北边境，雪花飘洒，两人在刺骨的寒风中拥抱彼此。

古老的萨尔套山张开双臂迎接着军人的妻，美丽的哈桑河在冰面下静静流淌。几天后，张阳洪带张涓参观了他守卫的地方，带她走了走他常巡逻的路。“在这里，的确没办法陪你逛街，但可以带你‘逛山’，‘祖国大好河山’的‘山’。”张阳洪骄傲地指向远方。

时光匆匆，离别的日子很快到来。在连队门口一块镌刻着“忠诚”二字的迎宾石旁，小两口依依惜别。

“明年，我还来看你。”张涓说。

说句心里话

半碗八宝辣酱

■韩 正

“八宝辣酱”是用八样或者更多食材做成的一种辣酱。记忆里，奶奶会精心挑选鲜嫩的毛豆和冬笋，将五花肉、豆干、香菇等切成相似大小的丁状，加上豆瓣酱细细翻炒，再倒入一些虾仁和豌豆，白绿相间，鲜香扑鼻。

我刚从军校毕业分配到部队时，有些不适应，曾在电话里和奶奶抱怨。奶奶没有急着劝我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我一开始做饭，对火候和咸淡把握不好，就一边烧饭，一边尝咸淡。咸了就添水，淡了就加盐。”烧得一手好菜的奶奶，将做菜的道理融进了生活。做菜是这样，人生也是如此。于是，我重新鼓起了勇气。

半年后的一天，我和往常一样给奶奶打电话。听到我月底将要休假回家，奶奶格外欣喜：“有什么想吃的，跟奶奶说，我过两天去菜市场把菜买回来。不过，奶奶现在年纪大喽，做一桌菜有点吃劲，你只能‘点’两个最想吃的菜……”奶奶身体不好，我哪里舍得让她劳累，赶忙说：“奶奶，我吃点稀饭配八宝辣酱就好啦！”

那通电话打完的第二天，我便收到了奶奶去世的噩耗。当我风尘仆仆赶到家时，屋里一切照旧，却再也看不到奶奶忙碌的身影……父亲的脸上写满落寞，打开冰箱——只有半碗八宝辣酱，一锅粥。晚餐时，我和父亲沉默地喝着碗里的白粥，却始终不肯动那半碗八宝辣酱。最后，还是父亲打破了沉默，将八宝辣酱推到我面前：“吃吧，这是咱们最后一次吃奶奶做的饭了。”那天，我含着眼泪将晚饭吃完。

后来，我试着做过八宝辣酱，却怎么也做不出记忆里的味道。奶奶那句“只有尝过咸淡，才知道该添水还是加盐”，时常在我的耳边回响，一直激励我继续向前。如果可以，真想再吃一次奶奶做的八宝辣酱啊。

亲情藏在寻常里

■刘含钰

休息时间，一名战友在手机上翻看地图，对我说：“我看见我家房子了，你也来看看能不能找到你家。”我开玩笑地说：“别看啦，看完之后岂不是更想家？”话音未落，我忽地意识到，原来有些心里话藏在了寻常玩笑中。

于我而言，家是内心最深情的呼唤。每次休假前，父亲就会给我打来电话：“确定哪天回家了吗？车票订了吗？几点到站，我去接你。”父亲的话，并没有提及想念，却句句满含想念。

我回家的那天，父亲定会早早地到出站口等候。一路上，我们父女俩说说笑笑。在这期间，母亲早已在家准备好一桌菜。她定是一大早就去菜市场，买了最新鲜的食材。“多吃点，妈看你吃就高兴。”母亲做的饭菜是我日日思念的味道。“再尝尝这个！”父亲也忍不住为我夹菜。

在我小时候，父亲每次下班时，都会“变”出个小玩具给我，“快来看爸爸给你带什么好玩的了。”有时候是个会发光的陀螺，有时候是个小汽车模型，有时候是个可爱的钥匙圈……那时，在我眼中，父亲像个神奇的魔术师。岁月流转，他对我的爱从未改变。

假期有限，惦念绵长。每次返程，我的行李箱总被父母的“花式”牵挂装得满满当当。临别之际，我总能看到母亲极力克制着泪水，看到父亲有些泛红的眼眶。

多年来，父母把牵挂放在心头，把对我的默默支持归于日常。有人说，世上本没有挂念，只因有了别离。想到这里，我心里涌上一阵感动……

在高原上读懂你

■库都孜

军校毕业时，我分配到了离家不远的边防部队。但因为种种原因，这些年并没能好好陪过家人。今年除夕夜，高原上的天空被皑皑白雪映照得无比透亮，明亮的星星仿佛一伸手就能抓到。我不由得想起了在高原坚守多年的老兵父亲。

由于工作繁忙，父亲几乎缺席了我童年的大多数时光。即便他每次回来会给我买很多礼物，但都不能让我开心。我会把他送的礼物扔得到处都是，会在泥土里疯狂玩耍，浑身脏兮兮地回家。仿佛只有看到他无奈的表情，我才能好受一点。

如今，父亲已退休在家。我们的角色互换了，变成了我在部队忙碌，他盼着我回家。母亲说，父亲经常算着我休假回家的日子，每天吃完饭还会到我单位附近转转。这些，父亲从来没有告诉我。

父亲在部队那些年，是不是也会望着空荡荡的山，站在高高的哨楼上想着远方的我们？想到这里，我心里一阵发酸，更对儿时幼稚的行为懊悔不已。父亲从来没有讲过他的不易。同样，我现在也很少向家人说起在高原上的艰苦。不能陪伴家人的内疚是无法避免的，但对祖国、对这身军装的热爱是沉甸甸且不需要言表的。我想，这一点，我和父亲是完全一致的。

那一刻，我终于理解了父亲。希望休假回家后，我可以给他添上一杯热乎乎的茶，陪他坐在一起，回忆高原上的炽热年华。